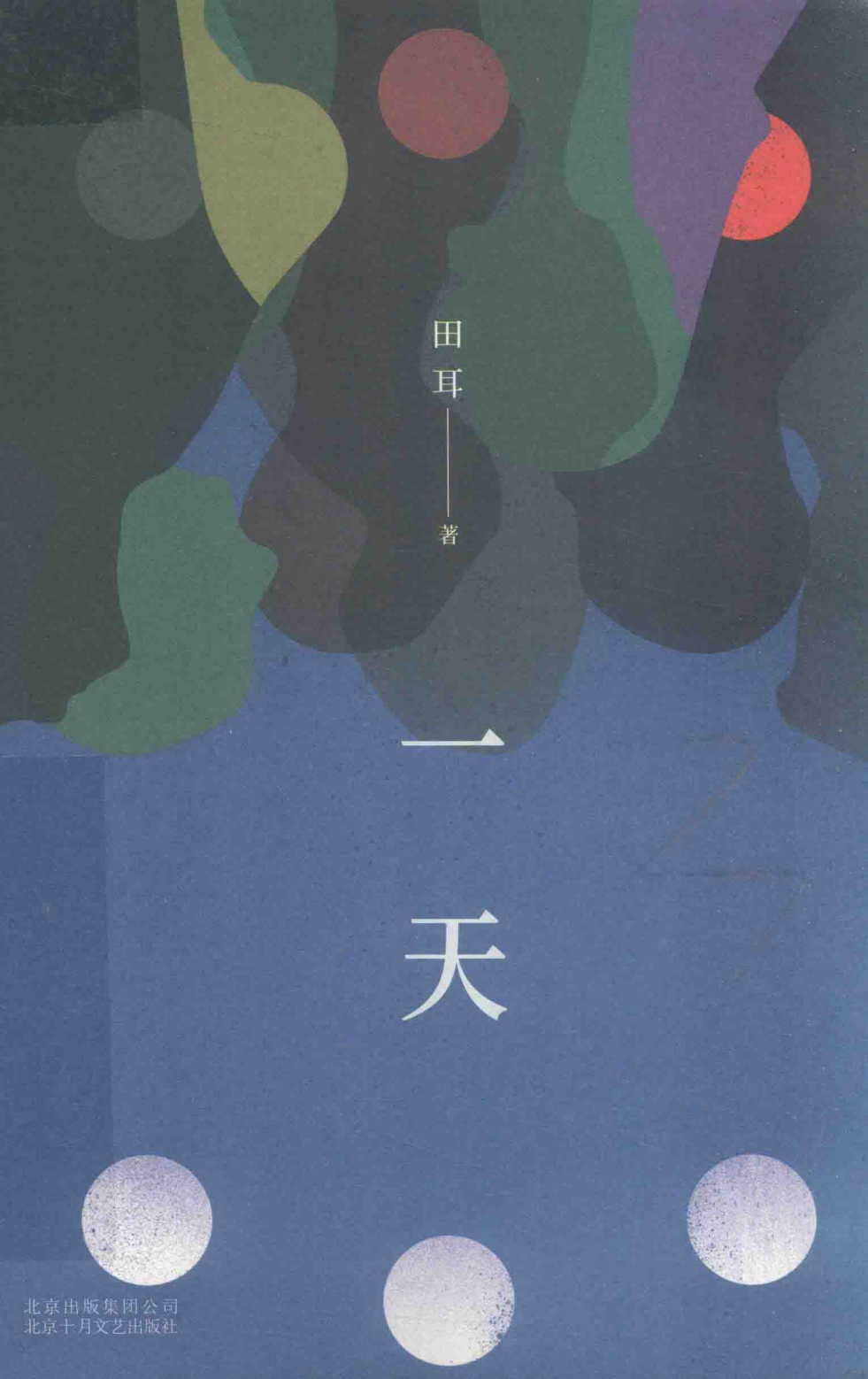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田耳
—
著

一天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一天

田耳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天 / 田耳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8.8

ISBN 978-7-5302-1817-4

I. ①一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0977 号

一天

YITIAN

田耳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25
字 数 15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17-4
定 价 3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一天 2

附体 100

我女朋友的男朋友 162

一天

田耳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一天

比头茬闹钟更早的电话，一般都让人心惊肉跳。只响两声，我将手机接通，屏上蓝幽幽的来电显示，是我妻于碧珠。我起床往外走，不忘扭头看看床头，女儿小萤在睡，嘴角挂笑，显然做着好梦。她已三岁，开始做梦，好梦噩梦都有相应的表情。妻在县医院当护士，昨晚的夜班。这个时候，通常不会打电话来，怕惊醒女儿。她上班前哄小萤入睡，待次日小萤睁开眼，又能看见她。

像大多数仵城人家一样，私建小楼房，我住二楼，楼下住了老父母。楼下座机也在响，两边电话同时地响，这时，我隐隐感觉到某种关联。

“你堂哥家的女儿又出事了。”妻开宗明义。

“哪个堂哥？”

“还能有哪个堂哥？”

“跟我共一个爷爷的堂哥，有五个。”我提醒，于碧珠未必个个认全。我又说，“我晓得你是讲哪个？”

“还能有哪个？”

“三凿（凿读‘着’的音）？”

其实妻讲了头一句话，我便自动想到三凿。曾经，堂哥三凿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两个女儿是双胞胎，名字还是进城跟我父亲讨来。我父傅桐川，曾是苑头村头一个大学生，毕业分到县城工作，有文化。父亲给这一对侄孙女取名傅单妮、傅双婕。婕字难写，后改为洁。后来，三凿家里只有一儿一女。

我呼吸顿时有些浊重，清早时分，空气很潮。远处看去，六点半的光景，山的轮廓已然明朗，鸡也鸣狗也叫，河对岸的马路有了不少车辆。楼下的电话有人接，不出意外，是我父亲。母亲有眩晕症，不是随时能起身。

五点多，天还浓黑，下面救护车声音又紧了一阵，ICU 收来县高级中学送的重病号，说是一女生从五楼跌下。是否跳楼，尚无定论。这样的事件，隐藏有故事，自是得到最快的传播。我妻在内一科，听人讲起。当时她正往多份病历上填写测查数据，错一项都可能是医疗事故，不敢分心。忙完那一阵，她才问起那女生的情况。一个同事说，女学生名叫傅单妮。妻有印象，赶紧再去打听。ICU 大门紧闭，家属还没赶来，学校只有管女舍的阿姨和几个帮着抬人的老师，个个一脸错愕，尚未回过神，问什么全不肯说。稍后 ICU 门敞开，那女学生被推车推着跑，好几个医生护士护住，不让人靠近。后面就转了院，转到市人民医院，那里有更好的医疗设施以及水平。“女孩盆骨都骨折了，我们不敢乱动。”ICU 的凌医生跟那些老师解释，“她还小，我们技术不过硬，要是没接上来搞成残废，那真叫抱憾终生。地市医院水平比我们高，希望更大。”

摆了基本情况，妻便依照经验，又讲起她的看法。“……显然，凌医生讲话是有策略。他怕惹麻烦，只肯讲骨折。他找一堆理由，把事情推给市人民医院。真实的情况，肯定要比这严重。”

“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无疑，此刻，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脑里浮现着八年前的画面，犹在眼前。

“这不好说。”妻迟疑了又说，“换是以前，院长还是王景旷，

没人会把这种病人往外推。王景旷维护下属，出了事他一人出去顶。那时遇到垂死的病号，医生敢接，毕竟抢救费用高，救不活也有几万。王大胆去年底出事，现在邹院长不敢担责，放话说谁的病人出事故，谁自己认赔。这一来谁还敢给自己找麻烦？稍微有风险的病人，都打发去市医院。”

“你是说，要是王大胆还当院长，医生拒收单妮，情况反而凶险；换了院长，同样拒收，单妮可能还有得救？”

“只是猜测，凌医生不肯讲真实情况。这种事谁会跟人讲？”妻不由感叹，“现在当医生，随时可能惹祸上身。”

“家属来没来？”

“三凿两口子赶到时，救护车正要出发往市医院去。他俩也上了救护车，堂嫂上车就哭，被拉下来，止了哭再爬上去。”

“你再去打听，随时跟我讲。”

“你和爸肯定要过去，帮着处理情况。”妻想得周全，“我跟他们打个招呼，马上赶回家，你只管去。”

我从侧梯下楼，站到一楼门口抽烟，刚扔掉烟蒂，门打开，他走出来。我父七十五，头发依然油黑，平时梳得丝丝不乱。现在，那一头零乱的发，像临时添加了几笔岁月的风貌。他脸纹深密，有如木刻版画。

“碧珠跟你讲了？”父亲问我。

我说：“三叔打来的电话？”

“他叫了癲叔开车，正往城里赶。”

“半小时能到。”

“我去换一换衣服，你等下陪我去市医院。”

“不用讲。”

母亲不知几时已起床，站在门口，一手扶门，听着我俩讲话。父亲嗓门大，刚才电话里讲了一通，同时母亲一定在床上挣扎，好将自己尽快弄醒。母亲每一次早醒，都有如休克后的苏醒，需要十来分钟。在半梦半醒中，她大概了解情况，还是问了一句，“单妮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不清楚，要往市医院去看。”父亲又说，“要有思想准备。”

“了了。”母亲随时一张苦脸，所以她难过的时候，表情反而没有太多变化。稍后她冲我说：“我上去看着小萤。”

“你只管看着，她醒也不要抱她，让她躺床上。碧珠很快到家。”母亲有一次正抱着孙女，忽发晕厥，倒地时小萤也狠狠摔在一旁，从此有点害怕奶奶。

“我知道！”

2

“当年我就眼皮跳，晓得这种事情还没完。”

我父嘴中的癞叔，我要叫爷爷。癞爷一边开车，一边用拳砸喇叭。他的长安羚羊，车虽破，嗓门却是不小，一路狂啸着，超了一辆大切，又超一辆大奔。大奔当然不服气，在后头追。癞爷就点评：“这杂种，买台大奔以为自己会开车。”

癩爷年纪刚到五十，大我整轮，都是属龙。但在乡村，字辈就是律法，该怎么叫还怎么叫。记得有一晚，我和几个朋友路边拦下一辆的士，逐一钻进去，没想是癩爷的车。我坐后排，所以也没在第一时间认出他。他等我喊他，我也没及时喊。他将车开一阵，叫了我名字，我才意识到是他。“叫爷爷！”他那么说。我没吭声。他说你爹见我赶紧叫叔叔，你不喊？我只好喊，要不然，这事情会在莧头村传开，我若再回到那里，会被人指指戳戳。其实就叫了一声爷爷，那几个朋友都乐不可支，纷纷冲我说：“叫爷爷。”我说：“我去，他真是我爷爷。”癩爷也满意地说：“哎，这就对了。”但以后我就留了心眼，看见他的车，不会招手。我年纪也是不小，叫一个爷爷开车，自己在后排端坐，心里总不踏实。

而我三叔塔佬说：“小孩家贪玩，只是不小心跌下来，哪可能……哪可能……”

我父说：“县医院讲是怕她残废，命应该是有。送到市医院，水平高，设备也全是进口，搞不好还能恢复一个完人，能跑能跳。”

癩爷说：“那是，现在医疗技术高，不比以前，女人一生孩子，家里人心子就悬起来。要么死大的，要么死小，要么大的小的一起了，家常便饭。”

“我们乡下人，残就残点，先把命保住。”三叔强自地笑，又说，“单妮长得好，个子也高。”

三叔诨名塔佬，自是身板高大，在莧头村，和谁讲话都要勾起脖子。村里人推选他当村长，当满一届，他不想干。人们纷纷说，塔佬，你找个个子和你一样高大的，把你代替了，就可以不当。现在营养好，

也有后生不断长得高大，但身条子没抽完，都一头往外面扎，哪肯留在村里。三叔只好一直当这个村长，当了很多年，村人便说，左瞧右看，也只有塔佬长一脸官相。他是一九九七年当的村官。一九九六年他找到我，要我带他去市里看火车。“我从来还没看过火车，白活这么多年。”他一脸忧伤。我便找车站的朋友帮忙，进到里面，他蹲在月台，将来去的火车看了一整天，将上下旅客的脚杆看了一整天，中午还是我送去盒饭。二〇〇二年，作为优秀村干，他有机会去北京学习访问。去是坐火车，摇晃一整天，回来坐飞机，只消两个多钟头。他给我带来一条（一百支装）毛主席纪念堂的专供烟，表明和毛主席打过照面。但那烟不好抽，纪念品大都不是好东西，只是用于纪念。“几年前我还没见过火车，今年就坐了飞机，两个钟点就能回来。说实话，这一趟来回，我再也看不上火车。”

癞爷将车一拐，过了收费站，驶上高速路。佤城和地市很近，通高速后，三十分钟就可到达市区的南城，市人民医院设在那里。三叔是个话痨，高声大气，将各种平常的事情，当成稀奇讲。听的人，起初觉着好笑，慢慢地就会受三叔感染，随着他大惊小怪。上了高速路，三叔又感叹，回想二十年前头一次去市里，从佤城上车，走走停停大半天，中间很多妇女在车上唠，很多同志跟司机申请下车解手。司机不是人，女同志说话就给方便，男同志一概不理睬。“后来到市里，我找到一个厕所，一口气尿了三个啤酒瓶。”

三叔看着车窗外迅速移动的风景，抚今追昔一番，又要回忆单妮。单妮是他和三婶带大的，三番两口子一直在县城务工，很少回家。对于陌生的高速路，三叔能说一堆话，那么对于单妮，讲个几天几夜是

没问题。这时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嗯啊几声，便陷入沉默。

我们老远看见市人民医院。这时天已亮透，市医院主楼是双塔结构，很高，顶楼几个霓虹字仍然闪烁，但光迹黯淡，像即将燃尽的煤饼。很快，车子开进院内，找到急救中心，下车。

三凿，我的堂兄，在门洞处等。他大我两岁，看上去脸纹和我父一样稠。他安静地站在那里等，身体习惯性瑟缩、佝偻，夹一支烟，有一口没一口地抽。我们朝他走去，谁也没有喊他，他呆钝地发现我们的到来。他想了想，脸色陡地一变，还没出声，眼泪已经喷涌而出。我下意识地扶三叔，他个子大，如果腿脚发软，会是一次坍塌事故。三叔原地站得稳，我仍然扶他，但已感受到三叔的平静。那种平静，异乎常理，却又如此真实。我这才想到，三叔在车子上定然颤抖了好久。他坐我身边，只不过车的晃动掩盖了一切。

一切太快。

癲爷也过来，扶住三叔的另一侧。再往前走，走廊尽头那扇大门打开，一伙女人出来，都是在哭，合唱一般整齐。她们都是莒头村人，随着丈夫在县城打小工。某种程度上，进城较早的三凿，等同于他们的工头。即使打小工，多年下来，也积攒了一定的口碑。雇主将电话打给三凿，他再往下派工，要兼顾每个人的利益。今早三凿两口子搭了急救车赶来，他们也叫辆面包车，往里面塞人，挤得紧紧巴巴，再多一条腿都搁不进去。面包车随后赶到，门打开，有那么多人不可思议地涌出，瞬间便制造了紧张气氛。他们怕吃城里人的亏，遇到事情，尽量抱团应对，图个人多势大，或者法不责众。

男人和女人相向而行，眼看即将会合一处。我知道更大的集体哭

泣即刻暴发，离心一紧，往左侧一条走廊钻去。一切如此熟悉，八年前，我已遭遇过一次。我害怕集体的哭，那对不哭的人是种强迫，仿佛你会因此失去为人的资格。我其实容易落泪，但众人皆哭时，我偏就哭不出来。

上一次，死的是双洁，双胞胎里的妹妹。双洁晚出了几分钟，就变成妹妹，脸上随时挂起委屈的模样。正好，亲人们依赖这一特点区分两姊妹。

双洁的死，可说是一次意外，一次疏忽。

那年这一对小姐妹同是八岁，弟弟傅家顺五岁。三凿两口子进了城，务工赚钱。家里有儿有女，父母帮着照看，自己在外每天挣钱，到手纵是不多，远远强于在家种稻。三凿分明是看见好日子在跟自己挤眉弄眼。乡下小孩都要带弟弟妹妹，这对姐妹也一样，从小围着家顺转，处处留了心眼。她们已经知道，家顺比她俩都重要，裆里夹着的可不光是小鸡鸡，也是“香炉碗”。我亲眼见到这样的场景：我去三叔家，带了巧克力。三叔悉数接过去，先不让小孩看见。然后，他拿出其中一块，在三姐弟眼前晃。“只有一块黑饼干，该谁吃？”姐妹俩几乎异口同声：“家顺。”三叔还要问一句，为什么。姐妹俩答案就有了区别。一个说家顺是弟弟，一个说家顺是男孩。“都对，你们真是聪明。”三叔又掏出两块“黑饼干”，每人一块。我在一旁，忍不住说：“这样讲不好吧？”“有什么不好？你们城里人拐弯抹角，一样的意思，偏要讲出不相干的大道理。”

“我要只有女孩，也高兴。”

“你有单位，老了有国家养着。”

我要再往下说，在三叔看来，都是大道理，是拿他的错，只好闭嘴。那是黄昏，逆着光，我看着姐妹俩神情的一系列变化：先是克制，因为三块巧克力的出现，眼眸重焕了光芒。她们拿着各自的一块，走到前面一棵铁青色栎树下。夕阳在她们那一侧，我记取这一场景，有如剪影。

一次平常的嬉闹，家顺突然发力一推，双洁没防备，跌到屋前的陡坎下。陡坎两米多高，双洁左颅先坠地，幸好只是硬土，没撞上岩石。双洁说疼，家人没及时送医，只是土法上马：胡萝卜拦腰切开，蘸桐油，烤热，抹搽、揉搓肿起的地方。后面，张医生说，这加重了颅内出血。

我们知道情况已是次日午后，三凿打来电话，夹杂隐隐哭声。他说双洁脑袋疼了一夜，现在正搭兵哥的蚱蜢车，往县城赶。（后面张医生说，搭乘蚱蜢车，也是严重失策。但乡下人除了计生政策，哪还顾得上别的“策”？）三凿问我有没有熟悉的医生，要尽快联系好。我问怎么搞的？他说跌到屋坎下面。我说这个先去急诊科，让医生看下一步怎么搞。

我们赶去时，双洁左边头颅已经肿大，时而剧烈呕吐，呈喷射状地吐，是由脑疝引发。急诊科不肯收治，往市医院推。我母亲感觉到事态严重，找到外科主任张朗维，要他帮帮忙。“送去市医院来不及……现在什么措施都来不及，只有开颅。你们签免责书，我只能尽力而为。”张朗维是有名的外科医生，全县头把刀，市里调他，省里调他，都不去。他的理由是，三十年前，一分到这个医院，就没想到要调走。人为什么要调来调去？他感到莫名其妙。

母亲自然信得过他，鼓动三凿签免责书，之后，双洁以最快速度

推进手术室。

我第一次感受在手术室外的等待。我记得，影视剧里守候手术室的场景，根据情节需要往下发展，绝大多数都是有惊无险，偶尔会是最不堪的结果。

走道里，钝白的光四处流溢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见自己嘴里念念有词。当我意识到这点，就抬眼看别人，很多人都这样，堂嫂、三叔、癞爷、我父、我母，当时尚未远游的我弟……我掐表看的，双洁被推入手术室，是下午三点一刻。三点四十二分，手术室的门第一次打开，是张朗维本人走出来。大家凑过去。张朗维摘下口罩，摇摇头。

真实的死亡，总是意想不到的快。

那一刻，我感触到一种异常坚硬而冷的东西，塞在喉头，憋大了脑袋。而此前，影视剧总是反复告诉我，死亡是一种有弹性的东西。人们的心情，人们的祈愿，可以促使垂危的人一次次缓过气来；可以促使奄奄一息的人，在下一集便恢复做爱能力。坏人只能是枪靶子，好人总也打不死。而我们，谁又自认是坏人？

那一刻双洁被宣告死亡，死亡在我印象中也失去所有弹性。死亡就是死亡，死亡只能是死亡……堂嫂秋娥的哭声，止住我所有的想法。她哭得凄惨至极，以往定然从没发出这种声音。忘了说，我们同是土家族，纵然时代不同，女人不用练习哭嫁，显然也比别族更多一些哭的天分。或者，这来自族群的基因密码。堂嫂还把声音一再拔高，在她潜意识中双洁尚未走远，可待唤回。三凿咬紧牙关，一把抱住他妻。此前我从未看过两人的拥抱，包括他们当年冗长的婚礼。

那时候，他俩进城务工才一年，不太吃得开，认金柱乡一个姓顾